

詩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

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

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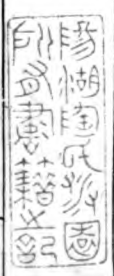
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

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

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

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

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



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蘇氏

曰其人親被王化之純發而為詩則無不善正詩是也及其感之雜也有所憂愁忿怨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

禮者矣變詩是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者詩之言雖有善惡而皆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是非知

其所感之邪正而於已則益脩其治教於人則有勸懲之政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

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

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

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安成劉氏

王以詩為教於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頌正雅二南之類則播之音律於列國之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

有黜陟之政也聖人蓋指周公天子指武成康也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

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

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

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

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黜陟之

去取則亦可謂黜陟之教也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

之而惡者改焉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

所謂勸懲之教也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

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

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

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

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體，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全體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蟋蟀、桃夭、采芣、漢廣、羔羊、何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故雖邠風亦不得為正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

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朱子曰：大率雅是朝

詩變雅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安成劉氏曰：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常棣、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沔、酌、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及宜曰之傳，及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召伯、芮伯之輩，又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朱子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安成劉氏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鳥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中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

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安成劉氏曰：此言學者格物致知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學詩者誠意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正心脩齊治平之道，行之事也。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傳序畢

詩傳大全綱領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朱子曰：舊

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孔氏曰：詩人志意心為志，發見於言為詩。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鄭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昉於此乎。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箠以革，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

情。形，見也。音，求長也。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

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三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

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

洛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

疾徐，疏數，音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

音之所成亦異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嗟嘆永歌

律呂使之相應而和，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復可得其

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孔氏曰：治世之政和順

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之

政乖戾，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民莫不

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怨之甚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興起

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

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

非他教之所及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結上三節而

也○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

之失則可割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

者蓋或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

災其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

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

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慶源輔氏曰此無疑指周公為先

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安成劉氏曰

成王則失其實矣是王綱常而善風化故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

以其所為教正綱常而善風化故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

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

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

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

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

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

化美而風俗移矣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

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

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

於詩之功用也○樂菴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

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為風俗

言

一

三

節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興虛應反。後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

也。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制。實出於

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安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網。如衣之有領。如車之有管。有轄。管與轄同。車

轂端。鐵也。轄與轄牽同。車軸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網與衣之上。則風雅頌之比也。管

轄之用。在車之中。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

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

風雅頌之體也。朱子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

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

皆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

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問風雅與無天子

之風。文。武。之。時。周。召。之。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

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

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

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

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

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

曉。處。不。必。說。反。倒。○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

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

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

不知。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

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

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

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賦。者。直。陳。其。事。如

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朱子曰。凡

在今日猶可吟咏以得其指歸蓋古今六者之序以其
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故三者次之而雅
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

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孔氏曰四始以賦為

興為辭故於風之下明雅頌亦用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既見

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用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既見

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興雖同是託物然比興之

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然比興之

中蝨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

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

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

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

常實則同也此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

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

為興鶴鳴之類為比嘗為之說甚詳大槩興詩不甚取

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彼物

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

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識六義而諷詠以

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慶源

輔氏曰此一節則言凡詩聲音之節製也綠衣雖以此六

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綠衣雖以此六

妾又因以興起其詞雖鳩雖以起興又以摯而有別比

后妃之德也獨舉二者以例其餘耳○安成劉氏曰呂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
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

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臨川王氏曰。主文譎諫。有巽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此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

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朱子曰。先儒本謂者。為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為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

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以上詩是也。自成王以後則為變雅矣。蓋王政之所由衰。故黍離降而為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所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言也。○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邠風不可以為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後之詩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

史。細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

不通。而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

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

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

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干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

聖人做。○安成劉氏曰。此一節係變風雅作矣。之下。冠變風發乎情之上。而謂國史傷人倫。哀刑政。以作詩。

則序者之意。以承上文。言變風雅為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

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

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黃氏曰：止乎禮義，喜

怒哀樂之中節者。臨川王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言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

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

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

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

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之澤入人之深，且

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慶源

輔氏曰：此一節再釋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象四方之風俗，謂之雅也。小雅皆

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慶源輔氏曰：此

名義與大雅之所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

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

雅則可見王政之廢。○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賞勞，燕

賜征伐，皆見王政之廢。○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賞勞，燕

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小大，而

不復由政事之大雅，亦各以聲而附之也。○華

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附之也。○華

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聲而附之也。○華

谷嚴氏曰：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正而直，言其

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正而直，言其

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體。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者，為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體。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毒反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

此。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古字通。故

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

人通用。○廬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

功不可忘也。故告于神明。○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

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

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故曰：關雎是樂之卒章。

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

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臨川王氏曰：風也。二雅也。頌

襲也。故謂之四始。○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一國之

事以下。備言風雅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

詩之作。各有攸始也。○程子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本

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

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詩之所以為詩者

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詩之所以為詩者

至是無餘蘊矣。以下皆詩之至也。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朱子曰：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也。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曰：古人發出意思。自好看。看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此二句總結上三節。而贊其為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復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不為不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興觀羣怨乎。用之者。果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

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安成劉氏曰。即所謂天子之元

子衆子。以至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安成劉氏曰。因其性之直。而防其過。故欲其溫。因其性之寬。而防其過。故欲其栗。因其性之剛。而防其過。故欲

其無虐。因其性之簡。而防其過。故欲其無傲。凡所以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者。蓋皆樂之功用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

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鐘。大呂。大簇。音湊夾鐘。姑洗。音洗仲呂。

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音亦應鐘。黃最濁。而應極清。又

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朱子曰。人制五聲。以括

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

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鐘

為宮。則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蕤

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鐘

為羽。然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八分。有奇。而黃鐘長九

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槩下。面商羽角三

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其意取其數之甚多者言之耳。○詩之作。本言志。而巳。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非詩為樂。而作也。問詩樂既廢。如何。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

分益一。三呂上生三律。反三分損一。通六下。六上。而十
二律旋相為宮焉。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每律加變
宮變徵則成
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朱子曰。金。鐘。鎛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

也。土。埙也。革。鼗。鼓也。木。祝。敔也。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叶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安成劉氏曰。此六者。周禮大司樂謂之樂德。中者。無所偏倚。和者。無所乖戾。祗者。莊敬。庸者。有常。孝者。善事父母。友者。善於兄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鐘。為六陰律。

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安成劉氏曰。間者。言其陰陽相間。呂者。言其陰

陽相間。周禮又謂之六同。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

慶源輔氏曰。以六德為本者。無是六德。則雖強聒以六詩。無益也。此即舜命夔以樂教胄子。必因其直。寬剛簡而。使無過之意。以六律為之音。此即律和聲之意。本謂德性。末謂聲音。○安成劉氏曰。本六德而教六詩。而叶六律。即帝舜命夔。自直溫而詩歌。自詩歌而聲律之意。○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曰。五年一巡狩。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

其言如此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

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

之○丹陽洪氏曰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

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

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

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

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廬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

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今詩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

第也○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

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

言政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

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

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正朝廷治之本風之正也

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及乎周道衰政

教為變風之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

治為變風之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

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

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

則人倫亂而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不可

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

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

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

名而謂之唐所以見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

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

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以陳舜之後也。聖人之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先聖王之流風遺俗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亂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而思周道故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思治安。故思治者嘗不拯亂而興治。華危而為安。國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興也。故次以幽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之。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以風風天下。其終也。頌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隆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一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臨川吳氏曰。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節各異。如今慢詞小令之分。雖欲以彼為此。以此為彼。而不可得。非編詩者可以已意移易。今若曰。七

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真之於幽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故真之於雅。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意安排也。生民乃郊祀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於生人者。雅詩也。况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也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雅常也。詩以理

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

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則誦讀其言，美惡是非，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廣平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之詩，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哀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指詩而通言。謂考究其人之得失也。然以為為觀已得失，亦通。

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備。二。者舉重而言。詩無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慶源翰氏曰：論

一或遺。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廬陵歐陽氏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

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
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
盡蓋其義朱子曰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
自有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勉齋黃氏曰三百篇之詩亦多矣
而一類是也各因一事者若刺奢刺貪之類是也直指全
體者直指則非微婉矣全體則非一事矣就人心之思
而言其無邪故曰直指全體也此其所以能蓋三百篇
也之義也歟

○南容三聲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
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程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

詩能專對者何其少邪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
事能專對者何其少邪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
人邪為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
同而能言則不能判矣○胡氏曰詩之皆原於人情及諷
詠其所以言則知風俗之盛衰莫不具載故其情皆合於
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衰莫不具載故其情皆合於
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衰莫不具載故其情皆合於
詩之言溫厚不致於薄和平不至於訐能諷諫則人皆
易曉因是故能專對也然讀詩者每不能如此豈非誦
之而不能熟熟之而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歟可不戒
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常人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故

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

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朱

曰。無諂無驕。是就貧富裏用功。比他樂與好禮者。自爭

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不知有富。曾氏之說亦

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耳。樂

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慶

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

者。論其好禮之實。○安成劉氏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

則不能全體貫徹也。無諂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

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固於貧富之中者也。彼樂

與好禮者。則由禮義渾然。根於其心。流行發見於日用

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為貧。其富也。但知

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徹也。是其自始至

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存亡。乃超乎貧富之外

也者。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浮去聲。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

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朱子曰。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他說富。思

云告往。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無其所

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也。勉齋黃氏曰。謂告以無窮。不

如樂無驕。不如好禮。此所已言也。知義理之無窮。學之

不可。以有得而遠足。此所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

悟為學。是告往而知來。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

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

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

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

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

為飾。故問之。雙峯饒氏曰。讀書須是先理會訓詁。曉得

訓詁。便須涵泳其意。不可只滯在訓詁上。

然未有不曉訓詁。而能通其意者。子夏

是未曉得素以為絢一句訓詁。所以問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

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

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

予。言能啟發我之志意。龜山楊氏曰。子曰。繪事後素。而

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

矣。非得於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

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

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

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

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

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

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

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

論素以爲絢之詩。而知人之學禮。當以質爲先。故皆可與言詩。揚氏之說最明切。讀書者不可泥於章句之下。而學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則局於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雙峯饒氏曰。夫子稱商賜可與言詩。皆是善其能觸類而長。今學者讀書於見在文意也。未能通解。况敢望其能觸類乎。○三山李氏曰。觀詩者必當得其外意。如衣錦尚絅。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曰。惡其文之著也。推之以爲慎獨之學。巧笑美目。但言顏色之好。而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推之。遂知其禮後之說也。止齋陳氏曰。六經皆經聖人手。而於詩也。致意蓋詳。論語一書。語詩多於他經。而二南則正色言之。關雎一篇。尤再惓惓。夫子之意深矣。○安成劉氏曰。此引論語言詩。凡十章。而皆不仍其先後之次。朱子於此。得無意乎。切以淺見推之。雅頌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詩體之音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爲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羣怨之類是也。故以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雖思無邪之一言。白圭之一章。用之有餘。不善讀者。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章又次之。若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以此

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立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朱子曰。普徧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而無遺種矣。惟以意迎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

顯字伯淳。頤字正叔。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

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詠其情。

性使人意沉浸。舒快於道德之中。有所慕樂而動蕩。鼓舞之。直與曾點浴沂風雩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

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朱子曰。讀詩便長人一格。

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

張子曰

名載。字子厚。

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

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

為高叟之固哉。

問詩如何看。龜山楊氏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為可與言詩。

如此全要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又曰。求詩者貴平

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

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慶源輔氏曰温厚平易老

厚謂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唯平心易

氣以逆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

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

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慶源輔氏曰艱險與平易正相

反蓋云目前事若無義理在其間是特鄙俚之言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却有義理此

其所以為詩也然人能言到此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窒礙故其意思廣遠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黃氏曰橫渠數說此知味之學觀

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

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

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

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耳朱子曰上蔡

甚曉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咏自

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

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

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虚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

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

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

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

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也○慶源輔氏

曰體面蓋言體制體段言六義各有箇體面學詩不可

不先理會得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

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葛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

也。洗去。○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會下一字訓詁，只轉

却一兩字點聲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東齋陳氏曰：孔子只

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換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說詩，正得此意。○朱頭項多。

究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得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

俗人意思，好處是如不好處，是如看他風土，看他他風

底意思，看項鼠詩，便見他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
是如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
物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
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
是恁地意思，自是說得那人著。○看詩且看
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
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讀詩且將其語，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讀，却
從旁聽之，其語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
逐箇字將其語，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
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捏
耳，非通訓也。」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
好。』蓋是王公大人，曰：『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
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
小子之口，但可觀其味，仍不可先學看諸家注解，看久了，小
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不可先學看諸家注解，看久了，小
之自然認得，此詩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
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

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歌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讀詩正在於吟咏。善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甚事。若如此看。徹耶。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日。只睡得數章。而又不曾透。人物。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日。只睡得數章。而又不曾透。說我。但須是沉潛。○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又從而歎誅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却空塞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

隘了。○讀詩須是好處。那好處。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若。讀。得。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這。一。篇。恨。不。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讀。詩。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詩。多。在。諷。誦。中。見。義。理。况。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讀。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得。好。處。○今。讀。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問。先。生。授。以。詩。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歌。之。功。未。

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
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
知戒乎其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
訓詁之理乎感發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受豈有讀一
二遍然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
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咏之
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
當說道理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讀
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味應不枉費工夫也○讀
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淡薄處亦隨淺
深而有有所見也○已上論讀詩○或問諸章句起於誰曰
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是指鄭康成也○詩音
韻是自然如此○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音
看詩須并協韻讀便見得他語自齊整又更略知協韻
所由來甚善○只要韻相協好吟哦誦誦易見道理亦
無甚要緊今且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
會這般去處○協韻乃吳才老所作其續添之○或問
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
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然亦有推不去者因言商

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違吳氏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
無道理其後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剛方字去
乃知是叶韻嚴韻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天
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古人情意溫厚寬和
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協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
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
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
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
不知却愈壞了詩○問詩人文字是當時如此者如正考
父鼎銘之類○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
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
是如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
疑自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
歎歎即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第一韻為準且如華字
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韻如舜華當
讀彼穠矣唐棟之華是第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
何彼穠矣唐棟之華是第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
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
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

之以脩能音耐。然後下文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韻為定也。○古今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詩音韻間有不可曉。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已上論協韻。○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三十卷。是毛為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

得罪於聖賢。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兩頭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說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不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著。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詩傳中或云。始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工夫却在論解詩已上。

詩傳大全綱領畢

詩傳大全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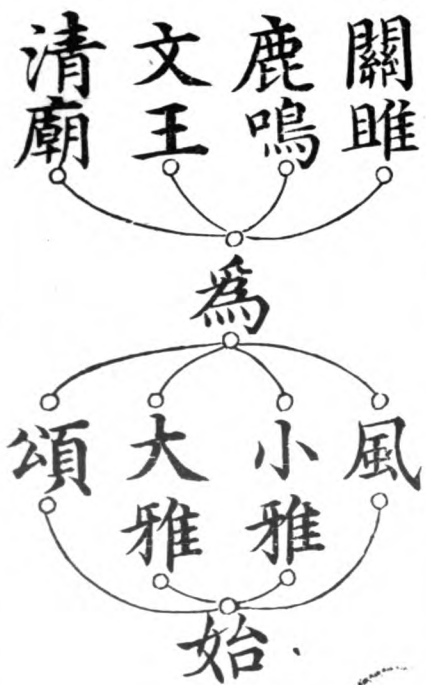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思無邪圖 四始圖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風變風之雅圖

正風	變風	正小雅	變小雅	正大雅	變大雅
周南 召南	邶至豳 十三國	鹿鳴至 菁莪	六月至 何草不黃	文王至 卷阿	民勞至 召旻
二十五篇	百三十五篇	二十二篇	五十八篇	十八篇	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

三經

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大小二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周商魯三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語錄云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為說者比也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
語錄本專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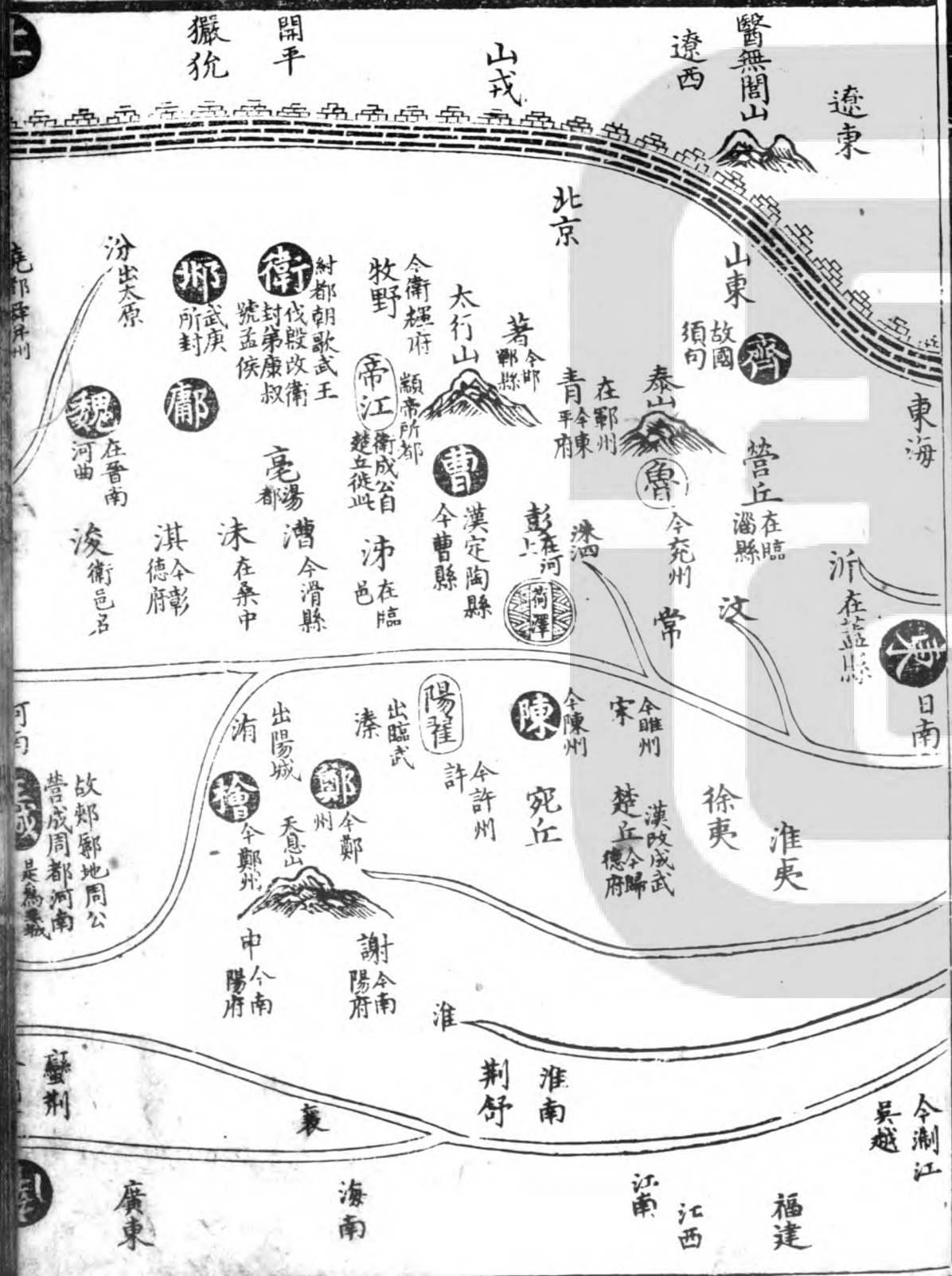
六義三經三緯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風國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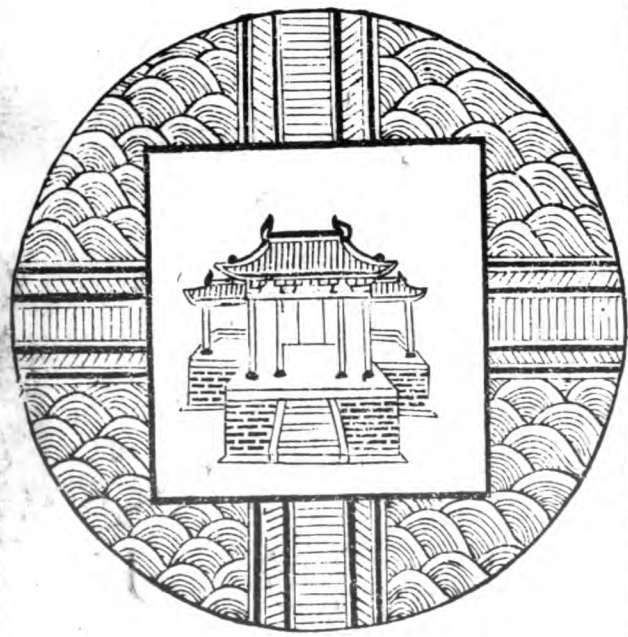
義之圖

賦	比	興	兼	義
賦而比	賦而興	比而興	興而比	賦其事 以起興
小弁八章	野有蔓草 黍離 氓六章	下泉 氓三章	關雎 椒聊 漢廣 巧言四章	頰弁 泮水首三章

比興之中，蓋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免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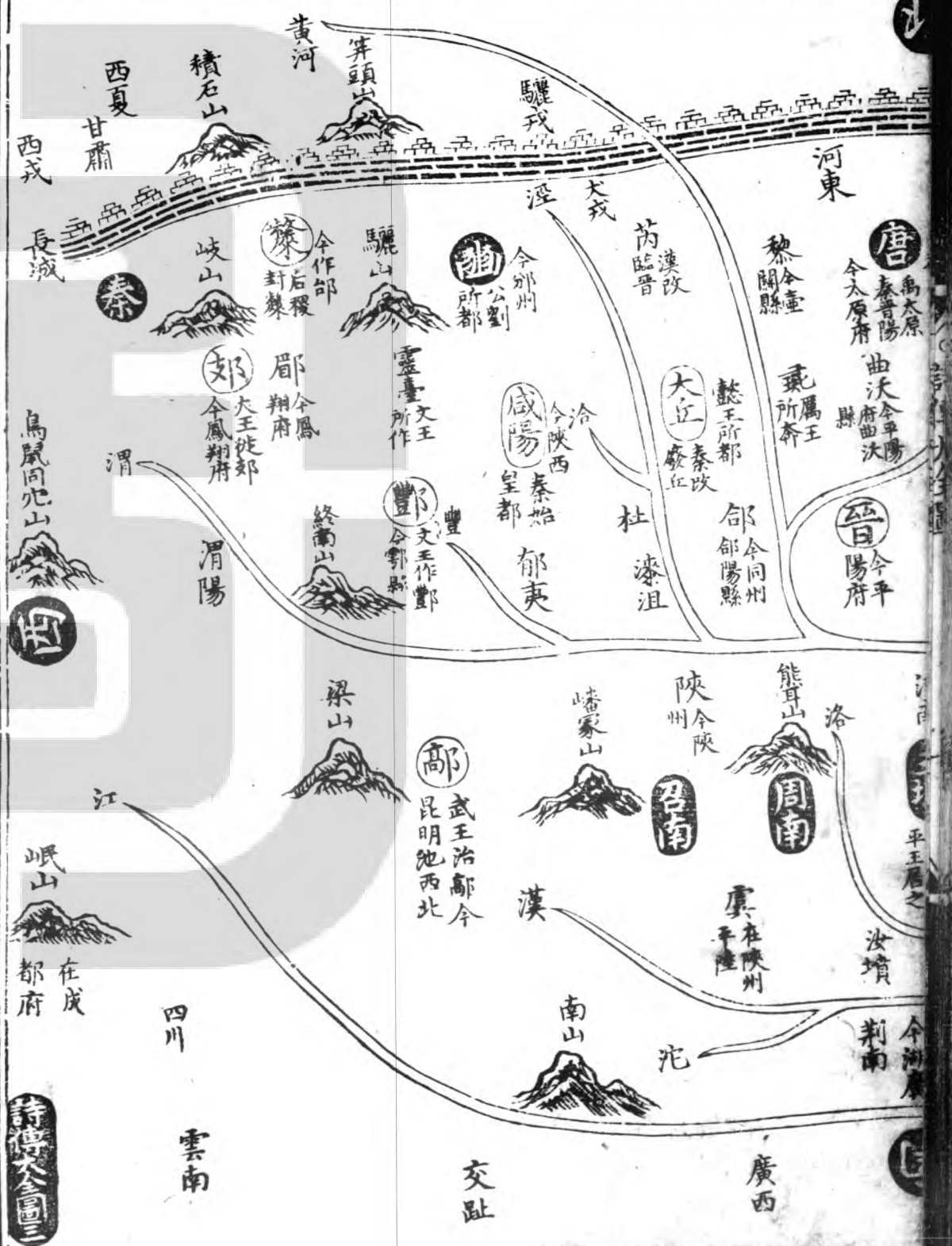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是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與比相近，却不同。

靈臺辟靡之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辟靡辟壁通靡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靡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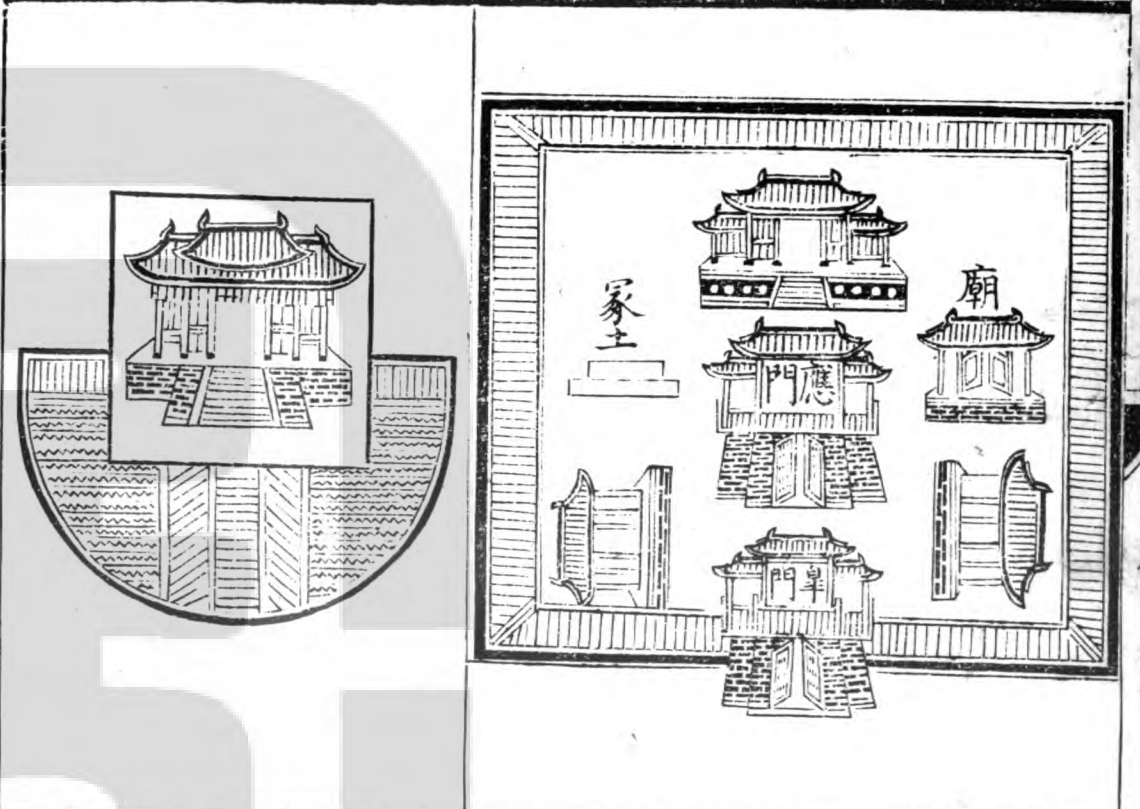
地理之圖



詩傳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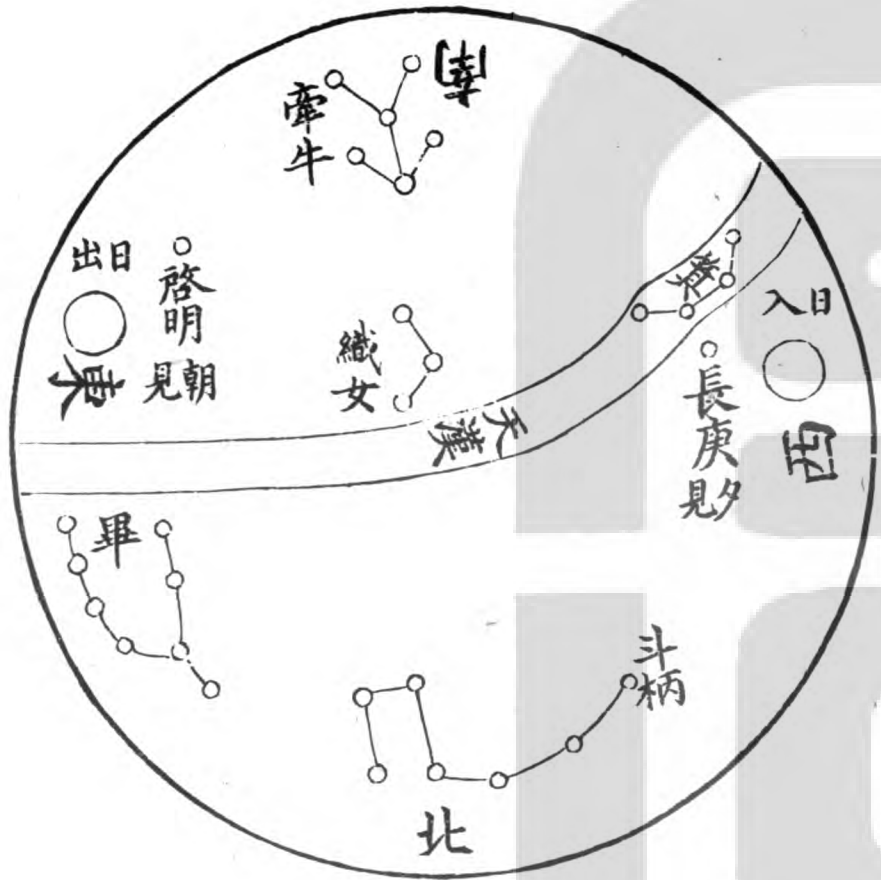
詩傳全圖

圖宮泮圖門應門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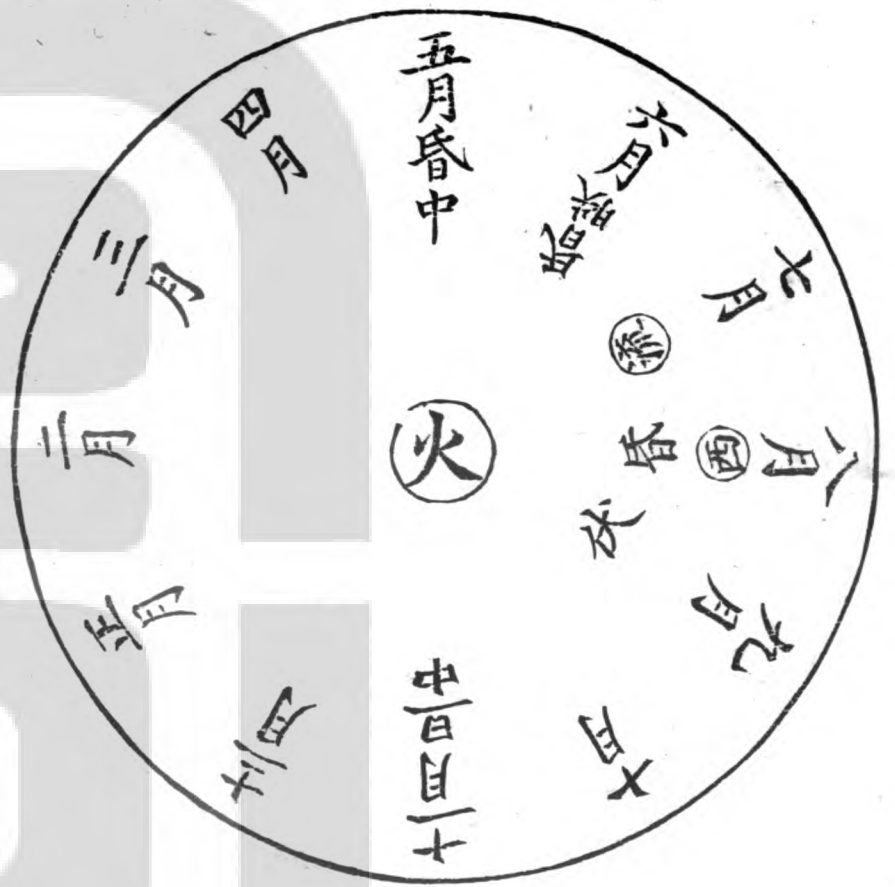
大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臯門應門立冢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離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圖之星總東大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七月流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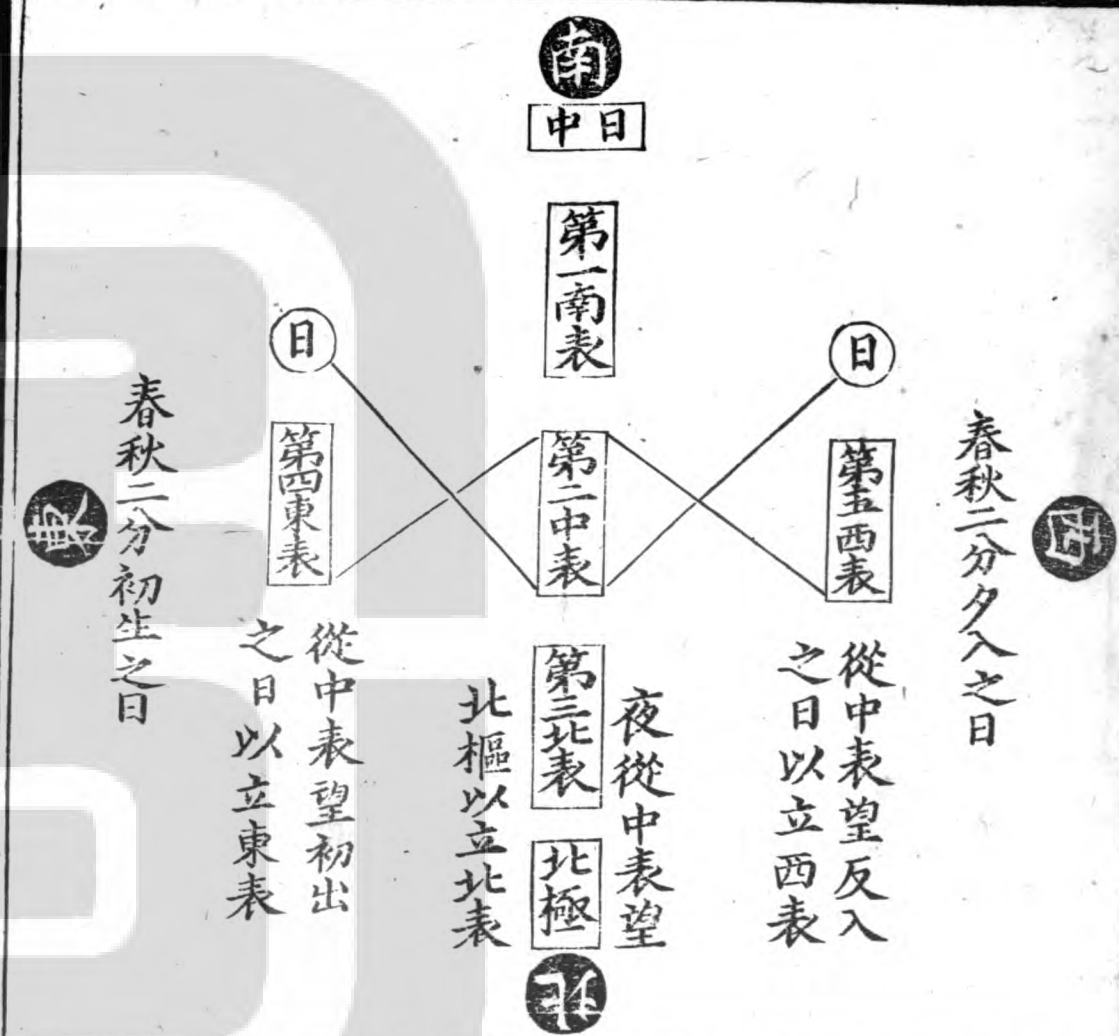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且並不見唯冬至後且中至正二三四皆見且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且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幽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幽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公七月

四月		四之日	三之日	二之日	一之日	<p>○謹按 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 ○</p> <p>仰觀星日俯察昆虫以知天時 女服事內 上以誠愛下 養老而慈幼 其祭祀也時 霜露之變草木之化 以授民事 男服事外 下以忠利上 食力而助弱 其燕饗也節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言私其縱 獻斝于公 同我婦子 其蚤獻羔 饁彼南畝 祭韭</p>
	春日載陽 春日遲遲			栗烈	歲發	
秀蔓	有鳴倉庚			鑿冰冲冲	于貉	
	蚕月條桑		納于凌陰	其同 載績武功	于貉	
	女執筐求柔 桑采繁取 芥斯伐遠揚	舉趾	于報	獻斝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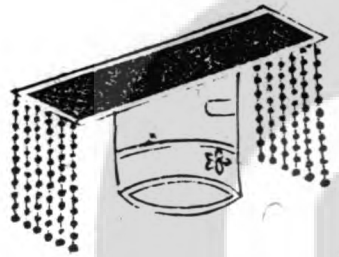
風化之圖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鳴蜩 斯螽動股	莎雞 振羽	鳴鵙 在野	雀雉 在宇	蕭霜	墮籜 蟋蟀入我 牖下
			授衣	築場圃	滌場 穹室熏鼠 塞向墜戶
					穫稻 納禾稼 我稼既同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載績 載黃 為公子裳		上入執宮功 晝尔于茅膏 尔索綯亟其 乘屋
食鬱及奠	食瓜	亨葵及菽	斷壺 刺棗	叔苴 采荼新樗 食我農夫	嗟我婦子曰 朋酒斯饗曰 為改歲入此 殺羊躋彼 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酒以介眉壽

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餘放此○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謹按詩中載一歲事獨關三月嘗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婦及三章蚕月條桑至猗波女桑並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為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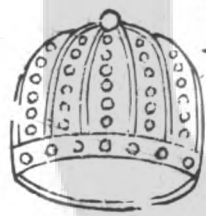
冠服圖

冔



文王
冠名殷曰冔周曰冕黼冔黼裳而冔冠也

弁



淇奧
會弁如星會縫中也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臺



都人士
臺夫須也即莎草也古注謂以夫須皮為笠所以禦暑禦雨

緇



都人士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太古冠

衣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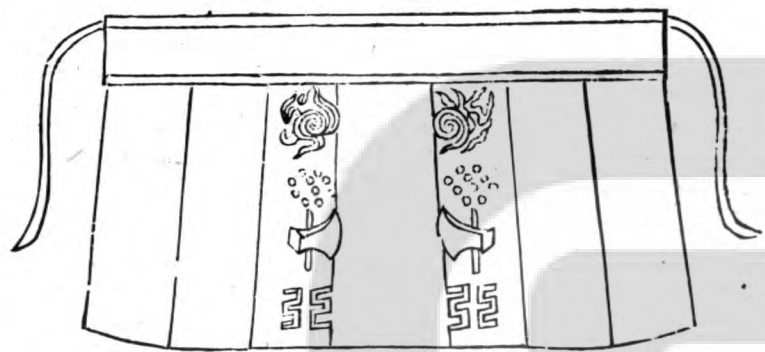
繪龍山華虫火宗彝
五章天子之龍一升

九章衣



一降上公但有降龍
龍首卷然故謂之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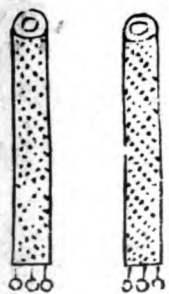
九章繡裳



五色備謂之繡
前三幅後四幅
繡以藻粉米黼
黻四章

君子偕老

瑱



唐羔裘

羔裘豹飾



君純羔大夫以豹飾
祛袞祛袞皆袂也然
袂大而祛袖小

檜羔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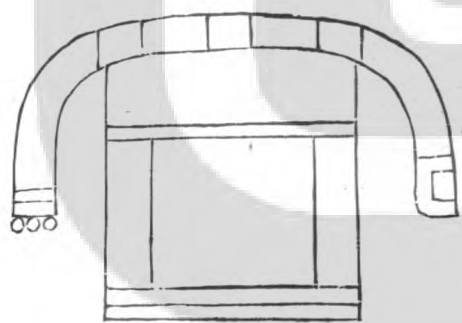
狐裘



錦衣狐裘朝天子之
服蘇氏曰此狐裘狐
白裘也

侯人采菽

芾鞞



芾太古蔽膝之象字當作鞞古
字通用冕服謂之芾
其他服謂為之鞞以韋

素冠

采菽幅邪



邪幅偏也邪幅偏也
邪幅偏也邪幅偏也
邪幅偏也邪幅偏也

正義註云瑱塞耳也
克耳是已天子以玉
瑱當耳也純用絲線
織之天子瑱當耳也
君子偕老篇瑱言夫
人服飾

佩用之圖

女曰雜鳴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纁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芄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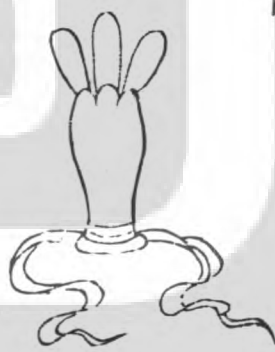
觿



狀如錐角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芄蘭

鞞



古注云鞞脊也以朱韋為之射以彊脊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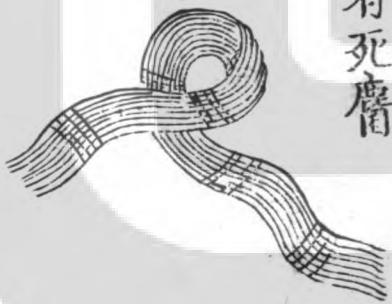
縞



爾雅云婦人之褱謂之縞孫氏云褱帨巾也故集傳曰婦人之褱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野有死麇

帨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中也

君子偕老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君子偕老

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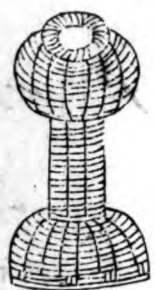


櫛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篦兒

禮器圖

伐柯

邊



竹為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伐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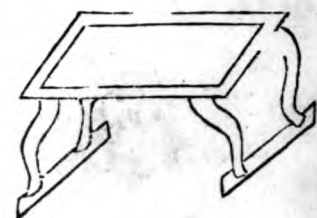
豆



木為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楚茨

俎



木為之以載牲體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房有跗如堂房也

權輿

簋



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

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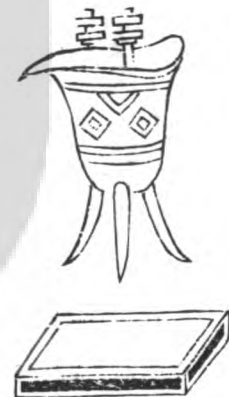
登



瓦器如豆以薦大羹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

簡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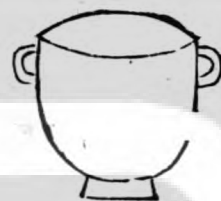
爵



飲器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木爵玉爵同制

行葦

斝



爵也夏曰斝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畫禾稼

卷耳

罍



酒器刻為雲雷之象金罍以金飾之孔氏曰天子玉諸侯金士梓

閔宮

犧尊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韓奕

壺



園器禮器注壺大一石

江漢

秬



秬黑黍也鬱鬱金草管暢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草

江漢

卣



卣中尊孫炎云尊彝為上卣居中郭璞云卣受五升

鬱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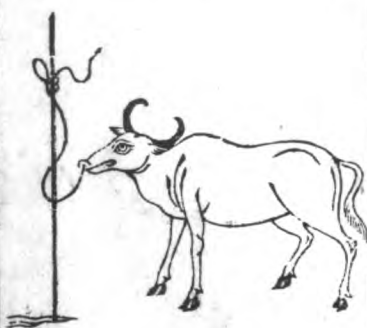
鬯



使芬芳條暢酌而裸神也鬱鬯在中

閔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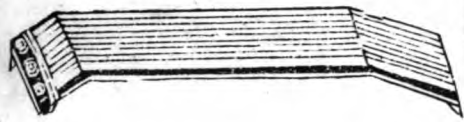
福衡



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周禮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

樂器圖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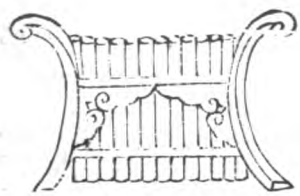


琴



琴瑟皆絲屬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
後加文武二弦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
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廿五弦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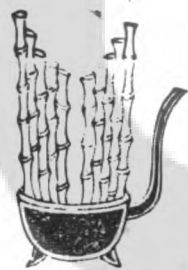
簫



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有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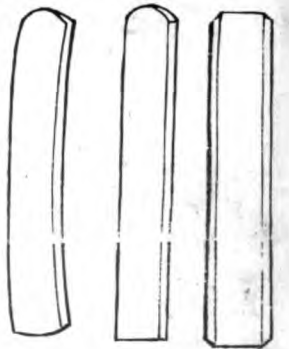
簧笙



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



蒲



旱麓

圭瓚

江漢



璋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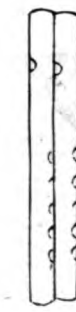
棧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為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
會同于王。雲漢圭璧禮神之
玉也。孔子曰：大。宗。伯。以。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
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
方。圭。璧。其。總。稱。也。
玉瓚圭瓚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酌之亞裸也。王裸以圭瓚諸臣
助之亞裸以璋瓚左右奉之。
半圭曰璋以為瓚柄祭統云君
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有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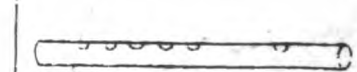
管



管六孔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遂今之笛也

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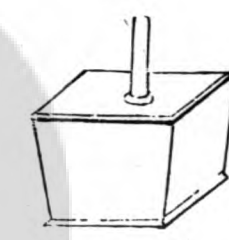
簫



簫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主中身而上下之

有磬

祝



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推連底撞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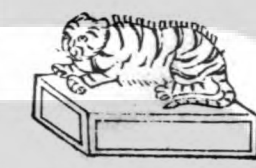
何人斯

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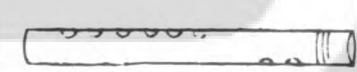
埴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鍾六孔麓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埴麓其竅盡合則為黃鍾其竅盡開則為應鍾蓋相應和也

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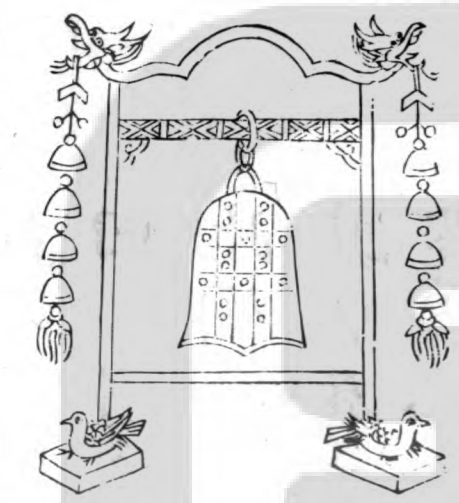
圉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

箎



靈臺

鐘



鍾金屬鑄大鍾也磬石為之

鼓

革屬賁鼓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田亦大鼓也懸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懸鼓靴如鼓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

何伯善註華黍下魯鼓薛鼓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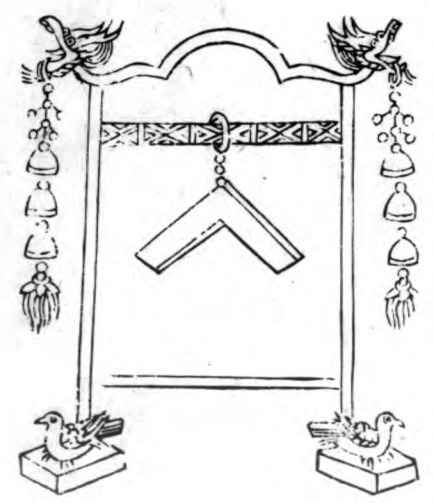
投壺篇鄭氏註魯鼓薛鼓其節

不同半魯鼓

鼓薛鼓之節也負者擊鞀方者

擊鼓古者舉事鼓必有節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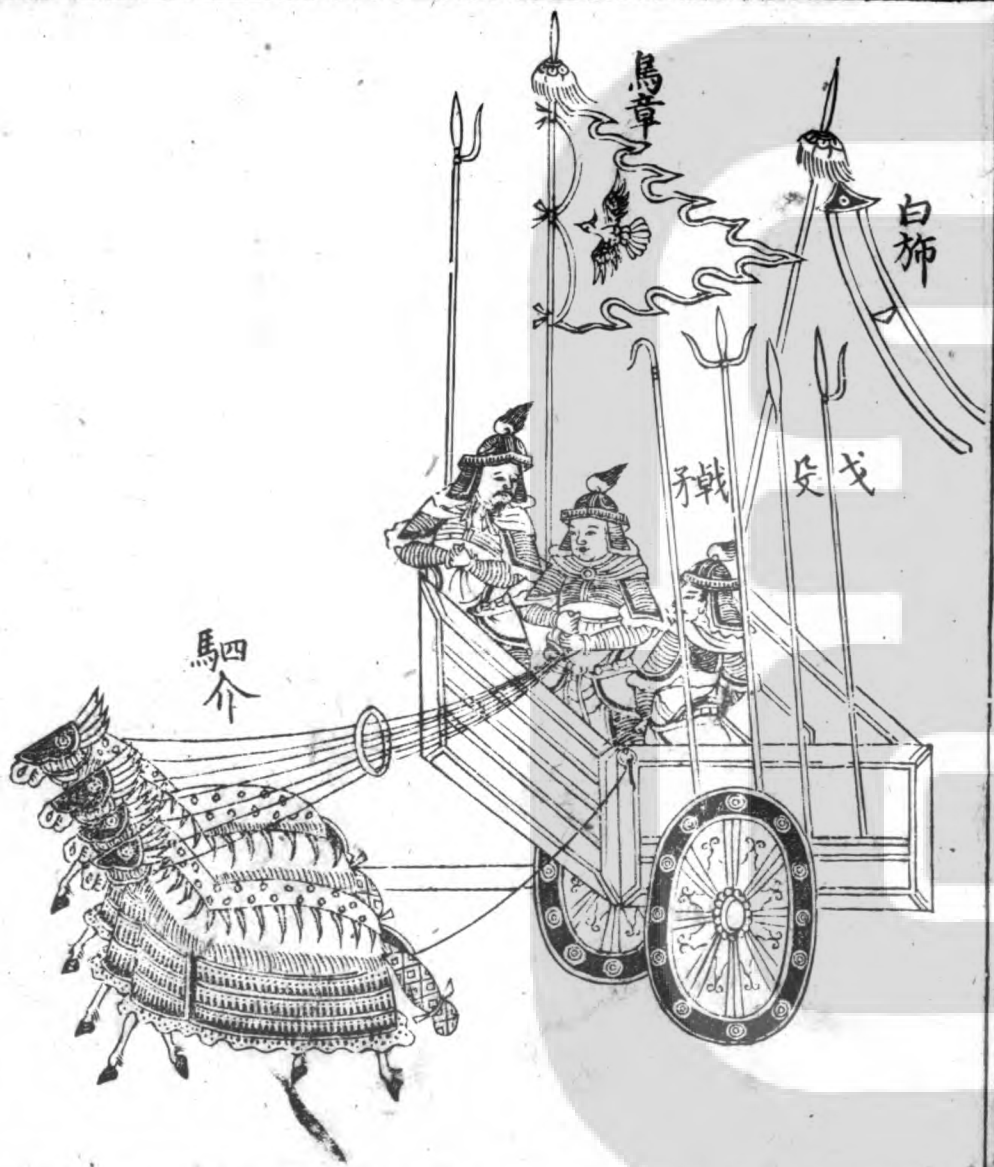
磬



詩傳大全圖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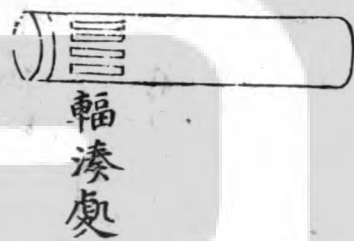
六月 周元戎圖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矛插於輅幟畫鳥隼之章

車制之圖

小戎 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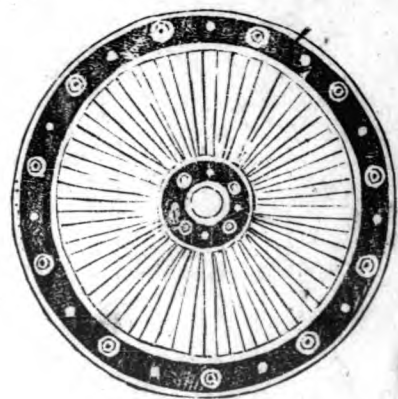
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

伐檀 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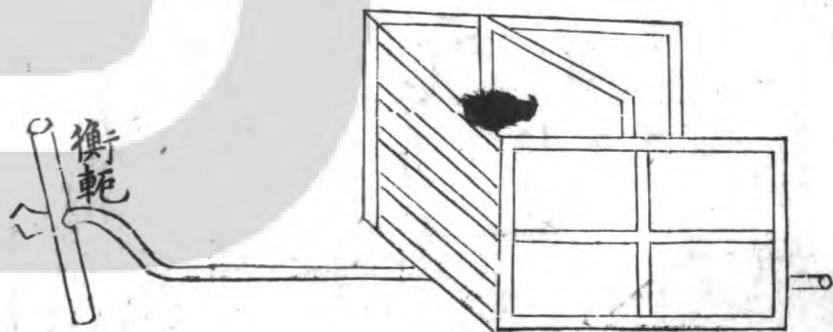
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伐檀 輪



兵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在輿之外

小戎 輈



車前曲木上向衡者謂之輈亦曰轅禮記曰轅禮記云車制圖云輈長一丈四尺四寸亦曰轅通謂之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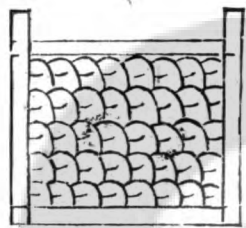
秦小戎圖



小戎篇云小戎伐收五檠梁軒游環脅驅陰鞞漆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又云四牡孔昇六轡在手龍盾之合漆以釁輶伐駟孔群公牙漆罇虎鞞鏤膺交鞞二弓

兵器服圖

秦無衣



古者三甲以革為之犀甲壽可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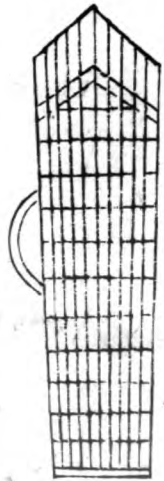
冑



說文曰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

闕宮

干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

公劉

戈



戈秘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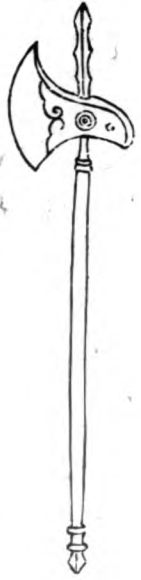
戚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公劉

揚



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及即殺也長丈二而無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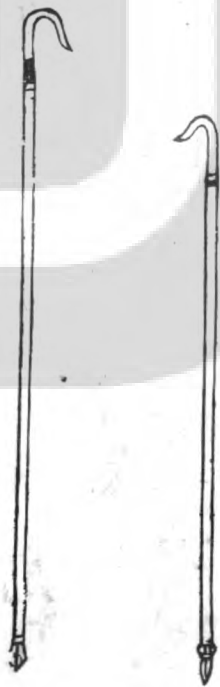
及伯兮



主於擊禮書作八觚形

矛

酋矛長二丈



夷矛長二丈四尺

弓小戎



敦弓天子之弓彤弓諸侯之弓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鞬車攻虎



虎鞬以虎皮為弓室也交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
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為之

鞬二弓交二弓於鞬中也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

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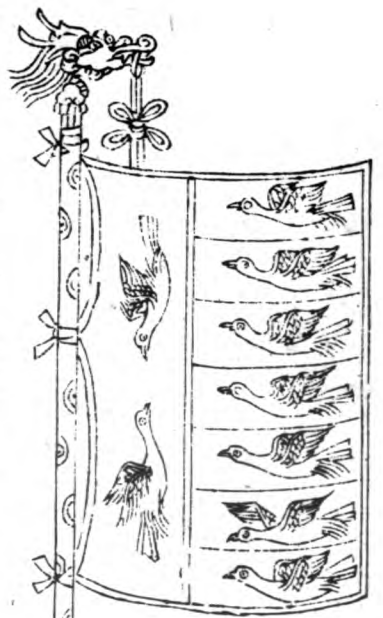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服魚



背皮斑文可為矢服

出車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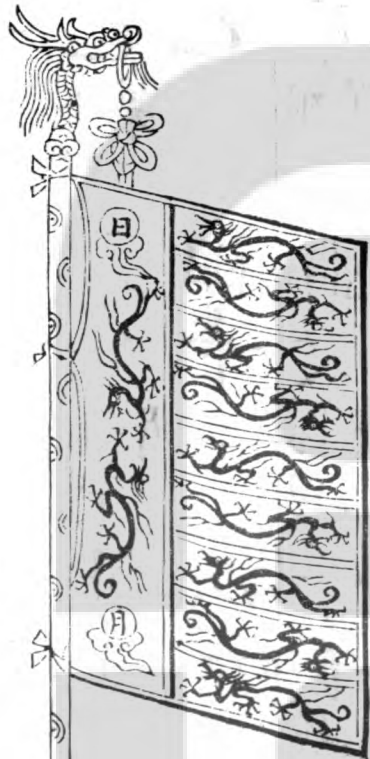
鳥隼曰旗 龜蛇為旒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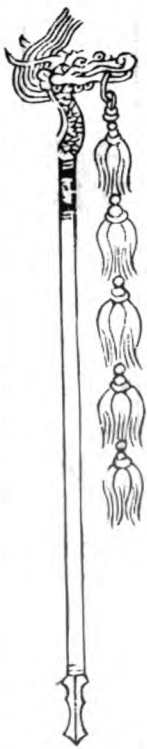


交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出車 旂



干旒 旒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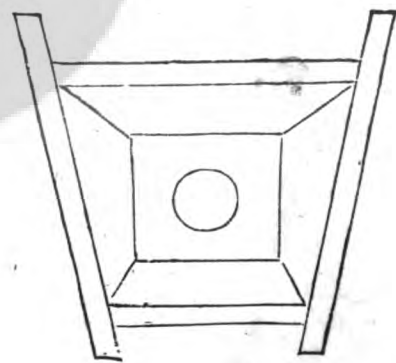


干旒 旌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
侯中之的曰正大射
則張皮侯而設鵠實
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倚嗟 侯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
白次蒼黃玄居外三
正則損玄黃二正則
畫朱綠

決著於右手大指

車攻 決



所以鈎弦開體
拾以皮為之著於

車攻 拾



左臂以遂弦

鞞琫有秘鞞容刀之鞞今刀

瞻彼洛矣 鞞



鞞也琫上飾珌下飾戎服也

諸國世次圖

商 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

仲壬

外丙弟

太甲

湯嫡孫

沃丁

大庚

沃丁弟

小甲

雍己

小甲弟

太戊

雍己弟

仲丁

外壬

仲丁弟

河亶甲

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辛弟

祖丁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

陽甲

祖丁子

盤庚

陽甲弟

小辛

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祖庚弟

廩辛

庚丁

廩辛弟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宋微子啓

紂庶兄

微仲

啓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

丁弟

煬公

湣弟

厲公

湣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

宣弟

殤公

莊公

穆子

湣公

公子游

羣公子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昭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

元庶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周 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幽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隄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

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真

武

懿

伯御

孝

惠

隱

桓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頃

召公封燕

侯爵

召公

九世至

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公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潛

釐 桓 文 易王 子噲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邶 鄘 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 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聿伯

靖伯 貞伯 頃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弟共 莊 桓 宣弟桓 惠

黔牟弟羣公懿 戴頑公子 文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弟定 襄子獻

靈 出孫靈 莊父出 班師襄孫 君起子靈

悼父出季 敬 昭 懷子羣公 慎孫敬

聲 成 平侯 嗣君 懷

元 君角

鄭伯爵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亶弟昭

子嬰弟亶

文

穆

靈

襄弟靈

悼

成弟悼

釐

簡

定

獻

聲

哀

共弟聲

幽

縑弟幽

齊侯爵

大公

丁

乙

癸

哀

胡弟哀

獻弟哀

武

厲

文子胡

成

莊

釐

襄

桓

孝

昭

懿弟孝

惠

頃

靈

莊

景弟莊

安孺子

悼景子

簡

平弟簡

宣

康

魏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晉曲沃附侯爵

唐叔

晉燮

武侯

成侯

厲

靖

釐

獻

穆

殤弟穆

文子穆

昭

孝

鄂

哀

小子侯

緡弟哀

曲沃

武公

獻

君卓

惠兄卓

懷

文子獻

襄

靈

成弟襄

景

厲

悼襄孫

平

昭

頃

定

出

哀昭孫

幽

烈

孝

靜

秦伯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繒

出子

武兄出子

德公弒

宣

成宣

穆成

康

共

桓

景

哀

惠孫

悼

厲共

躁

懷躁

靈孫

簡靈季父

惠

出

獻靈子

孝

惠文王

武王

昭襄弒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弟

孝申子

慎

幽

釐

武

夷

平夷弟

文

桓

厲桓弟

莊厲弟

宣莊弟

穆

共

靈

成

哀

惠哀孫

懷

潛

檜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官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甫

桓

莊

釐羣公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悼

聲悼

隱平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後

頌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以後

頌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三百六篇

文王世

正風二十四篇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桃夭

采芣

兔置並周國詩

漢廣

汝墳並南國詩

召南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騶虞並南國詩

武王世

頌二篇

時邁

雖

武王

以後

正風一篇

召南

何彼穠矣

南國詩

正小雅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宗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世

變風七篇

豳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絲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洞酌

卷阿

頌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以後

頌二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

以後

頌一篇

執競

厲王

世

變大雅 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以後

變小雅 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 世

變風 一篇

鄘 柏舟 衛釐侯時

變小雅 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 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 世

變小雅 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茗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衛淇奥 武公時

鄭緇衣 桓公武公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詩

平王 世

變風 十一篇

邶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衛碩人 莊公時

王黍離 揚之水

鄭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揚之水 晉昭公時

秦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抑 衛武公詩

平王 以後

變風 十二篇

王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中谷有蕓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唐 椒聊

秦 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 世

變風 六篇

邶 燕燕 擊鼓 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宣公時

桓王 以後

變風 三篇

鄘 墻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 世

變風 四篇

齊 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 世

變風 一篇

唐 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 世

變風 六篇

鄘 載馳 衛戴公文公時 定之方中 蝮螭

相鼠

千旄並衛文公時

鄭清人文公時

惠王以後

魯頌四篇

駟

有駟

泮水

閼宮僖公時

襄王世

變風四篇

衛河廣宋襄公時

秦渭陽穆公時黃鳥康公時

曹候人共公時

匡王以後

變風一篇

陳株林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七十五篇

邶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桑中

衛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蟋蟀 山有樞 網繆 杖杜

羔裘 鵠羽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秦蒹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檜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蜉蝣 鴉鳩 下泉

變小雅三十二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魚藻

采菽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隰桑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詩傳大全圖畢

